





東山志卷之十四

疏

謝安求北征疏

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
百年前日符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
將以一天下降休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畧定
臣則乞骸還東誓畢素志

謝安求歸疏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
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
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
斷無思不服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
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
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臣
叔臣安仁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
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正

叔臣安仁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
毒魚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
悲期之必存者雖括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
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
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遙不達事機以感境
為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夙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
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狗常儀實由有愧心而聖恩赦過黷法
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

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懼斂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重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特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

又上疏

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拯其求生之志未能自分於灰土悽々之情可哀可憐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
謹

奏為謝

恩事臣遷伏蒙

聖恩賜勅遣官存問并

賜羊酒官廩與隸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受竊念臣本菲
才誤蒙

孝宗敬皇帝知遇之隆顧託之重欲圖報稱勉竭駑庸不自知

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罔効引身退避杜門省
愆俯仰懷慚罪積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而溝壑未填茲
者伏遇

皇帝陛下天啓聖明嗣承大統一新萬化雷動風行凡在疲困
之徒咸遂更生之願如臣衰朽特軫

聖慈不加負 國之誅重

錫優老之典

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

言獻納庶幾少効涓埃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
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誠告君之至言
為君之要道也自今觀之所謂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
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

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

陛下聖性之睿哲固出於生知而聖德之成就必資於問學

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

博覽羣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即 召勸講之臣而

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

聖學緝熙而

聖德之成可以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

朝

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

世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 聽覽之際謂宜

申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空礙難行即 召執政之臣面

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

聖政有恒而

聖治之成可以紹休

聖祖神宗之盛垂裕於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

聰明之萬一其它軍民利病政治缺失

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為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為陛下次第陳之惟望 畱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踈賤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受 恩深重不勝瞻仰懇切之至為此具本專令長男謝正齋抱赴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元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卿輔佐 先朝直節忠言天下傳誦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將起用特先存問覽奏具悉忠愛至意宜善自頤養以副眷懷還蔭卿子謝正做中書舍人同時守正

被害大學士劉健尚書韓文有無恩蔭吏部還照
詔旨查了來說

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三少殿大學士臣謝遷
謹

奏為懇陳愚悃乞

賜殘骸事臣以老病乞休再四陳懇伏蒙

聖旨朕以卿

先朝耆舊況輔臣所薦特虛席以待其所倚毗非輕望以匡弼

朕躬贊襄化理卿屢為辭固欲求去大臣事君當以竭

誠盡心為忠舍邪從正為本庶可引君當道為善治以福

斯民卿宿儒博學理慾公私豈不曉然可勿以去為詞即

出辦事副朕求舊召用之意欽此臣聞

命驚惶不勝感泣

皇上所以俯念老臣者

禮遇優崇慰諭諄切

天高地厚之

恩有隆無替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遵奉

聖諭敢不痛自脩省仰承

德音即欲勉強供職圖効涓埃奈臣犬馬之年已及八十元氣
虛耗病疾交侵手顫足痿目昏耳聾痰鬱氣逆胸膈痞滿
而眩暈顛仆時切懷憂朝夕不能自保恐難久於人世此
臣之所自知而急欲求去者也若年力尚可支持而崇飾
虛詞苟求安便則臣之罪無所逃矣恭惟

皇上好生之德真司

天地優老之仁遠邁帝王臣是以敢冒昧陳懇煩瀆

宸聰伏望

聖慈曲垂矜憫早

賜允俞俾臣垂盡之齡得全歸於丘壑而未朽之骸不墮越
於道路則臣雖不能圖報於生前亦當感

恩於地下矣臣不勝激切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護身殿大學士臣謝遷謹
奏為謝

恩事臣以衰老病憊懇乞歸休荷蒙

聖慈憫念特

賜俞允而

寵禮優渥體卹周備已不勝感激今日早

陛辭復蒙

加賜白金襲衣文綺寶璽以為歸榮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者無所不用其至誠

天高地厚之恩也臣稽首頓首拜受訖顧臣桑榆景迫已無圖

報之日即今違離

闕廷徒切戀慕惟迴瞻

北極祝

聖壽於萬年光願

慶協

前星絳本支於億世此臣區區犬馬之忱沒齒不能少忘也

謹具本稱謝以

聞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七年閏十月初六日臣本府官欽遵

詔旨恩例備綵帛年酒來家問勞

天寵光被閭里歡騰臣不勝感戴謹稽首頓首登拜領受訖恭

惟

皇上

孝治天下

尊親爰舉

彝章加崇

徽號又推

廣孝之道誕敷

錫類之仁

詔示萬方

恩覃庶類甚盛典也臣以衰朽之質荷

涵育之慈方遂歸休躬逢

嘉會濫叨

殊錫負出常倫何幸如之愧不能超覲

闕廷隨班慶賀徒仰瞻

宸極馳情祝頌而已伏願

皇上純嘏

天錫益隆 至養於萬年

聖治日新永得歡心於萬國臣不勝懇悃之至為此具本令弟

謝遜賫抱赴 京謝

恩謹具奏

聞

嘉靖丁亥五月乙丑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 劄遷謹

題臣以衰病乞休連日在告不獲瞻覲

天顏時切戀慕昨日同官楊一清傳示

聖諭令臣贊和

皇上去年所述聽講大學衍義

宸韻竊思臣其時雖未與侍從之列今乃幸備員何敢以不敏

退託謹勉加一首進

呈顧庸劣昏菴言不成章無任戰汗伏願

皇上深味衍義之旨允迪大學之序以懋隆治平之休天下幸甚

應制

聖功本資學求道學所先道具人一心大示出於天進修必有序治化乃均平大學亦綱目燦然羅目前功至德自固外物詎能遷宋儒奧衍義由未窮其顛吾

皇勇緝熙光明火始然儒臣日分直勸講無間焉

聖心契妙理春容發長篇臣愚續贊和微衷罄勤拳

嘉靖六年除夕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謝遷恭和一章

應制

宇宙三陽泰衣冠萬國來

皇圖真永固

聖德厚加培麗日無私照

明廷足俊才老臣忝朽拙遭遇亦奇哉

東山志卷之十五

書

安石遺文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刻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
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々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
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
刻而醫藥不同思必此緣副其積想也

臨川帖

奈何奈何臨川棲悶

王羲之與謝萬石書

古之辭世者或髮陽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
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
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
目前雖德無殊邈猶欲教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今舉
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
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飲譟雖不能
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
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
志願盡於此也

謝玄與弟婦書

此二日東行游步園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婦想觸此亦少
有可散

與兄書

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

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與兄書

昨日疏成後出手所獲魚以為三封鮓今奉送

謝靈運與弟書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道歎其奇

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李白詩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途聞李北海灘聞謝康樂當以此書入註乃見其事今本灘誤作巖

又與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蠟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與廬陵王義真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

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

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

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

答范特進書

辱告慍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澗幽阻音塵濶絕忽見諸讚歎慍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褶增懷輒如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隻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兼馱於心聊申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

少宰不致當道東

海村側聞使節東渡不能候謁罪歛罪歛東山為先太傅文靖公所遺雖三尺童子皆知之固有不待辯者第近日毀墓一事頗與中峯閔涉衆族赴義勢不能止且當道諸公論議不一若有以激之者是不可不預告左右以為之防也萬一衆有逞其迫情者律以春秋責備不肖安所逃哉謹以東山攷略奉覽

東山志卷之十五終

東山志卷之十六

記

游東山記

會稽郡東百里曰曹娥江又曰東小江其南則晉太傅文靖謝
公安石故宅東山也巋然出衆峯間拱揖蔽虧如鸞鳳飛舞山
林深鬱望不可見迨至山下於千嶂掩抱間微徑循石路而上
今為國慶禪院即文靖故居也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
二堂址至此山川始覺軒豁呈露萬峯林立下視煙海渺然水

天相接蓋萬里雲景也文靖樂居其在茲乎山半有薔薇洞相傳文靖携妓游戲之地雖蔓草荒寒然古色不改宛有六朝氣象僕以紹興七年六月往剡中繫舟山下盡室游焉任持僧思覺問僕東山之名衆多因告之曰此乃文靖東山而他處則非也晉史王羲之初授浙江便有終焉之意樂會稽佳山水時文靖亦居焉與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皆有舊居在會稽何獨於文靖疑焉則東山在會稽一也圖經引會稽先賢傳載文靖舊居為寺則東山在會稽二也史言文靖寓會稽與許詢輩出則漁

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拒絕范汪之薦與羲之棲遲東土舊名猶存則東山在會稽三也史又言又靖屢違旨高臥東山桓溫請為司馬始發新亭諸人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蓋文靖從桓溫之請始去會稽則東山在會稽四也又言東海戴逵厲操東山其弟遂答文靖言家兄不改其樂方文靖時逵居剡谿據史則逵亦同寓東山東山距剡甚近則東山在會稽五也史又言文靖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造泛海之裝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焉是時晉都金陵自江泛海今東

山正在海濱則東山在會稽六也劉義慶言支遁以文靖屢至
餘姚鵑中既沒不忍復居遷於岫山則東山在會稽七也有一
於此事亦昭著況是象乎然今臨安境中亦有東山金陵土山
傳謂文靖所起東山以僕考之俱非是臨安山則許邁所稱文
靖嘗坐石室臨濬谷謂與伯夷何遠者蓋謂山海之游而非所
居之山也金陵土山則所謂土山營墅樓觀林竹甚盛每携中
外子姪往來游集在入朝貴顯之後亦名東山非其所起東山
也考之地志參以舊史然後定於一謝氏族盛終始六朝文靖
之元奕、子玄、子奐、子靈運復為永嘉太守稱疾去職父
祖並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會稽脩舊業傍山帶江盡幽
居之美又求東郭始寧二田始寧蓋會稽廢縣則靈運居者正
文靖之舊地今山中有始寧泉名不改自文靖之後子孫居於
會稽生以為家死葬其地猶不忍舍去非一二世而止也嗚呼
東晉渡江王謝之族俱隨得王文獻謝文靖再肇晉業從六朝
三百年安靖者繫二人之力也非惟人物之盛實國家安危是
賴後世稱江左風流以會稽為首况又靖功業起於此山乎想

見是時天下引領冀其登庸羔鴈既至巖穴之後舟車縱橫冠
蓋相屬一時聲烈意氣盛矣數百年後但見蒼山流水萬事寂
寥而無聞訛誤而相亂雖天下之理顯晦固若是然已晦之迹
必待人而後彰也故詳書之俾刻山中登覽者有考焉閏月庚
申汝陰王鍾性之記

重脩謝忠正公墓記

宋中興右丞相謝公諱深甫字子肅東江魯王第二子登乾道
二年進士歷官右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益國

公贈魯王謚惠正生於宋紹興己未七月十六日巳時薨於
泰甲子七月三十日亥時歸葬臨海太平鄉環翠山之原繼封
保寧寺守奉香火公四子長子采伯官至太傅擢田一百三十
餘畝永令祭掃次子渠伯官至太師三子棐伯官至宣奉大夫
四子彙伯官至光祿大夫公孫子居顯官者殆不可以數計第
五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再封衛越王公在吾台可謂第一
流矣自宋衰元兵熾盛后以父母之故頒詔于台子孫驚悸星
散於餘姚寧國三衢江西南北等處僅一支寓台八疊族類甚

繁時移已久丞相墳墓祠堂碑刻石獸是前僧看守者攤掘埋
擦無蹤祀田易賣無存致公之墓久為荆棘之地予也卯歲丁
內艱歸旁擇先妣葬地道經彼都見山水秀麗荒丘堆聳驗知
是先人福宅詢及父老僉言謝公深南墓也予興歎而回道及
謝氏之諱謚字茂重者是予姪翁素儒雅孝友克敦族義聞言
惕然而思曰久欲覓斯地而未得幸公告我言及宗族各推弗
顧遂捐已貲脩墳塋建立祠堂置買祭掃田業凡石碑石獸
為其攤掘埋擦者俱復故所數百年湮沒遺蹟煥然一新事耳
適予以罪戍歸茂重以事告予則深喜聽正公有是孫也茂重
君誠孝矣諸族長向義如茂重者僉議以任居遠隔恐來世子
孫未必如茂重者之賢遂命置壽域於左側使其子孫念茂重
之厥艱延祀典於不替噫以丞相之墓而無茂重則攤掘埋擦
者終湮沒矣烏得如今日之煥乎則茂重君之興衰起替固
不待予言而知也予且將以慶茂重者慶其祖也

嘉靖丙戌吏部文選郎中余寬撰

重脩上蔡書院記

謝文肅公良佐字顯道汝寧上蔡人究竟鄒魯之奧記問該洽對人稱引前史至不筆一字事有未徹則顛有訛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受業程門號四先生登元豐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朝奉郎散騎尉召對忤旨坐口語廢黜嘗別伊川一年自云所進但法得一矜字爾明道稱其有王佐才所著有論語集解等書行於世詳誌宋史道學傳乃公生前事也台之有書院則殆既歿而黨禍未解其子克念者徙避居台朱給事中震訪遺逸奏官之黃守備修郡志詢賢裔得克念子偕於傭流中優禮焉因祠公于學與享廟食景定間王守華甫創建書院城東湖上講于理宗朝定謚文肅宸翰賜今額至元十三年燬于火浙東道宣慰使節齋陳公徙建於郡城玄妙觀右即今地也

國朝宣德七年圮于暴漲按察僉事襄城辛公昉屬阮守勤即故址新之既而提學副使西蜀劉公瑞郡守顧公璘相繼加葺規制漸備迄今踰二紀日就傾敝過者輿怛侍御汝陽張公景以宏才奧學持憲凜然體國愛民銳有興革於凡聖賢遺迹多所表彰是歲春按台冒風雨拜祠下瞻顧咨嗟久之乃出公羨

若干緡用新舊觀檄林監州鏢董其役慮譜牒之逸復命何郡
博世祺暨李邑博應和輯敘之以足考證慮後嗣之困給法雲
廢寺田壹頃令世掌以備蒸嘗慮承祀之襲選族彥世登者錫
儒冠服以崇裸薦僅閱月厝廡垣祀煥爾告成監州謂盛事不
可泯、肅幣徵子言記之嗚呼公非台產也亦未嘗耳提面命
乎此邦人士也如使生無可法歿無可傳何流風餘韻感人之
深如此哉傳曰德厚者流光公之謂也又曰獎忠義者及其子
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侍御公良有焉雖然獨愛不足以爲仁

獨謀不足以爲智向微數君子尊賢慕古同聲相應於其間亦
何能至是乎哉故予歷敘其功且以啓夫後之同志者于時諸
謝居登林坊及芝谿沙埠鎖山大澧雙塔凡六派曰和曰鉞曰
銖曰撰錦曰珊曰擇鉅及庠士緯恩選輩咸喜祠宇落成飭衣
冠聚拜相慶予因進而語之曰爲常人之後易爲賢人之後難
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蓋立身行己之間懿行實才人未之
信小有疵類衆皆議之故爲賢裔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此柳玼所以惓、爲子弟戒也謝氏固多賢今而後

萬一有可議焉豈惟有忝於厥祖抑亦重負侍御公之盛心而
且貽我以不知言之愆也可不念哉衆皆曰唯々

大明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夏五月朔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奉
詔進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後學臨海蔡潮撰

東山志卷之十六終

東山志卷之十七

墓銘

徽猷閣待制新安伯程俱撰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墓誌銘

太元八年秋秦符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渡淮十月陷壽
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石冠軍將軍玄輔
國將軍琰等帥師拒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總其事乙
亥師及秦人戰於淝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
旋師於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丞論功封賞焉十二

月庚子大赦天下初堅之來也軍勢張甚上下凜然不自保大
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衽之憂方是時無疆
艱極實大投於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
蒐軍謀師法若畫一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泰山故能以
八萬之師殄百萬之衆如石投卵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
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勳蕭何舉宗從軍蓋以杜疑間之萌
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為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
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

人曾祖諱續典農中郎將祖諱衡國子祭酒父諱裒太常卿公
生而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
減王東海總角沉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蓋以大
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暫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之志司徒府
揚州刺史再辟朝廷以著作尚書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
不就士大夫嘆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濟世意
於是年四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為司馬尋為吳興太守靜一
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命

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關中書事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項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符堅改進拜太保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百年前日符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略定臣則乞骸還東

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彭沛伺閒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謚文靖粵其甲子葬公于會稽郡始寧縣東山之陽制加殊禮又錄淝水之勳更封廬

陵郡公既寔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耿々不沒則是墜道之碑無刻可也否則無以慰人思惟公性體道與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遲東土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以延首託命于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廢桓溫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於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所

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其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辟後置人耶溫茫然不能測則大咲曰正自不得不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機臨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節敘次如此又系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

則有子曰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為征將軍望蔡公若
干人

銘曰

皇有重器

惟神惟幾

有隄孰定

有傾孰持

必有元佐

力能負之

其力維何

非責育獲

包以洪度

鎮以鴻德

手挈二枋

在所措畫

擇而置之

泊若無適

顯允謝公

實維其人

大祚晉德

錫之大臣

公在東山

世挽莫來

幡然赴之

不迓不違

因理王度

不吾不尸

有暴如澍

有寇如堅

處之談笑

大沮以顛

潭、鎬京

延首思復

六合垂一

斯人無祿

公初北征

鎮于新城

釋權去位

盡室以行

須此略定

逝言東山

有巖東山

斯人所瞻

東山之陽

有屹其墉

斯人永懷

有救公功

公功匪居

惟德之餘

東山或夷

德風不渝

按金陵志謝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為勲高難名也予

謂不然蓋有所待耳公始權厝金陵墓道未揚碑表無刻正見
藁葬之意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從海道還東雅志未就而
沒後子孫因成其志復申首丘之願歸葬東山程待制此文就
東山葬而作者也但世代遼遠碑志石刻俱為勢家埋滅無蹤
而公之墓域益得顯白賴有待制此文尚存也由是觀之則知
墓碑者必有文金陵無字之碑足為太傅遷葬東山之驗謂之
勲高難名蓋不足以知此云

宋故少傅右丞相贈太師崱王謝公墓志銘

中大夫秘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張嗣古撰拜書

宋中興四葉甲子夏六月辛酉少傅致仕丞相謝公墓于私第
明年秋葬臨海縣太平鄉環翠山之原後二十有五年公第五
孫女作配宸極又二年以長秋推恩追封信王明年再封衛魯
二王嗣子采伯為軍器監嗣古獲侍同朝一日以故郎中張布
之狀曰先公墓木拱矣而墜道之碑未立登先公之門者惟子
存焉敢以銘請嗣古辭不獲則敘而銘之謝自任姓建國于南
陽宛至晉遷會稽上江族始大五代時徙天台世積厚德號善

良者家曾祖儼贈太師福國公祖詵贈太師齊國公考景之贈
太師累封岐王公諱深甫字子肅第乾道二年進士授迪功郎
紹興府嵎縣尉召赴都堂審察特授文林郎調平江府崑山縣
丞改秩知處州青田縣未赴丁母秦國夫人憂服除召都堂審
察擢籍田令遷大理寺丞提舉江東常平光宗除戶部左曹郎
借禮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紹熙初元除右正言遷左史兼給
事中直寶文閣知臨安府二年擢工部侍郎兼吏部戶部四年
復兼給事中寧宗即位為阜陵殯宮覆按使還除御史中丞兼

侍讀慶元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叅知政事
三年兼知樞密院充大禮儀使四年知樞密院兼叅政五年
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充明堂大禮使封岐國
公崇陵因山之役為總護使還封魯國公嘉泰元年封冀國公
上太皇太后冊寶拜少保屢以疾求去三年拜觀文殿大學士
判建康府封益國公改醜泉觀使明年疾革拜少傅致仕則甲
子之歲也享年六十有六詔贈太傅加贈太師公少孤穎悟博
聞強記十歲能屬文列志為學積十年不寐每夕怠設器貯水

加足其上以警困怠於是悉通諸子百家之說卓然為鄉閭名
儒從學者雲集為人識度疑遠有公輔器既入仕表以行能
顯其政事以愛人興利為先而行之以明謹無倦岷縣歲饑首
捐俸助賑貸載米糗即賜山谷民全活甚衆有媼誣王家掠死
其子認道殍以訴方捕繫公廉得媼子匿他所逮以至媼驚伏
曰某人誅我為之欲陷其叔爾時以向文簡錢宣靖比之在蘇
攝長洲常熟兩邑以治行聞攝錄事剝滯訟四十有三皆協情
法江東值歲大侵覈義倉實儲盡發以贍饑民禁遏糴以通商

賈條賞格以勵勸分闕逋債以安貧乏召官吏鄉隅講授各
詳密周盡活者一百六十萬五千餘人弛租百十三萬有奇
部止無供張例餽一皆不受剽詞謀之興人不獲申者一道歌
頌其賜天府之政寬則廢法嚴則厲民公酌用其中罷遣刺察
以事予奪陰傳以教化吏不得一搖手要近不敢以私謁博浮
冗之償前政所賞商賈緡錢數十萬奏減九邑和買夏稅折估
於潛新城昌化皆被山則併秋苗折估遞減之民至今享其利
每朔望謁廟課諸生士以為昔未嘗見也為中丞日詔輕江浙

和買折絲之值公請揭兩減數示民使州縣不得巧於損益神
泉監廢已久奏復之輸天下銅四以增鼓鑄其利甚溥其於議
尚大體明好惡詳辨堅確在于言必行行必効初孝宗求賢如
不及御史葛邲顏師魯合詞以公為言有詔堂審未幾侍郎王
蘭宿直禁中復薦之遂召見言今日人材枵中侈外者多妄誕
矯訐沽激者多訢鬻激昂者急于披露或隣于好誇剛介者果
於植立或鄰于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于立異故言
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

然復涵養振作勿使沮傷殘疏保正長催科；折差夫五弊上
問以救弊之方公即以修畫所當施行者對上悉嘉納命板曹
鏗梓頒行又請優恤海道舟戶以備不虞遂著為令北寺轉對
論上下習于苟安拘攣顧忌偷惰軟熟願屬以廉恥申以訓教
勸以賞罰既慶言路論益剴切慷慨無所撓首言君天也天以
剛健中正為德故能宰制萬物君憲天當以剛健中正為本殿
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吳端孫壻忤旨移外府公抗疏留之且
言士大夫廉耻道喪命義不明願留聖慮時內庭干祈恩澤者

衆公言漸不可長今大農州縣類皆空虛因獻祖宗裁抑節省
凡七疏星文變異公以為陰盛于陽之象君為陽臣為陰君子
為陽小人為陰朝廷為陽官掖為陰中國為陽外夷為陰願默
察精思求彌天變為御史直前奏事言天道可畏當恐慎修省
以盡應天之實且及於清心節用惜名器謹賜予言甚切至無
夕拜知閣門事韓侂胄越五官轉遙刺公封還內降引法拒之
右司諫鄧駟以論近習左遷公謂駟叅章切直不為身計請還
其職無使清朝有為近習動諫臣之失進士俞古上書語訐送端

州聽讀公言以天變求言未聞有所旌賞以言罪古恐失朝廷
事體內侍陳源久斥忽畀內祠固執不可姜特立復召用力爭
竟不得入張子仁建節凡十一疏爭之命遂寢至內廷有希求
者上曰恐謝給事不可爾其守正不阿為上所知如此嘗留獨
坐言比來綱紀不振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罪則反除以
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以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
所按察不兩置之不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奔競無耻請囑虧
法貪墨縱橫隳壞紀綱請風厲在位以肅朝廷禮官議祀僖祖

侍講朱公熹引義抗言公言宗廟重事未易遽更熹考訂有所
依據請從其議公論事辭旨溫厚不事矯亢至公論所在必連
疏懇切言之士皆服其得體其歷二府總百揆也守法度持紀
綱惜名器純慤詳諫不激不隨處大事決大計定以片言朝廷
倚以為重王德謙以閹寺除節鉞三疏力爭以大觀覆轍為戒
必謫逐乃已醫官王涇受賂奏竄之遠方使訖石烈直入不
如儀上起入禁中在廷聘貽公端委不動俾使再蒞於殿隅
請上復御朝引使貢書如舊制侂胄竊權弄國公持正引舊與

相頡頏上春秋高國本未立公以仁宗高宗故事奏立近屬為
皇子以繫人心椒序未建公以為庶人婚嫁尚決之家長請聽
命于太皇議遂定侂胄勢沮始謀挑邊以固權位初公自使不
還則以力陳脩德脩備之說至是得請入辭復極言兵端不可
輕動奉憂國不以去留易慮公既去邊釁遂開而首禍者以
死嗚呼公可謂明哲大臣哉公於人材尤所經意嘗諏訪人物
錄姓名寘小佩囊中所推挽多材學忠實之士校漕闡擢葉適
徐元德戴谿於文卷為部使者拔曹彥約於建平尉力薦於朝

坐廟堂薦進邵文炳王栢龔頤正喬夢符等多一時名士公在
相位彌縫規拂意尤至上嘗御雲錦堂賜宴公從容論持盈保
業之難又論用人之道因及王安石喜人同已遂致國家之患
一日奏事畢復進曰邇來聖德日新更願戒謹其所不睹恐懼
其所不聞上皆悚聽公以材學簡知孝宗召見初即欲擢用洎
江東遣使首被親擇寔歷清選如駕輕車就熟路在光宗朝為
言事宦登法從以讜言靡上聽晚相寧宗毅然自守勤勞百為
上雅重公將再用而大星已夕隕矣公性孝弟喪秦國哀毀骨

立至感異夢奉其兄潤甫尤謹兄平誨育猶子槩伯官之嫁其
女五人自奉冲澹寡慾每禁家人用無過侈嘗曰官可改人不
可改故雖致位顯榮而簡儉若布衣時訓諸子以義方擇師必
名士為文章典重宏麗五當朝廷大典冊尤工詩有文集二十
卷北征日記二卷先娶林氏蚤世封益國夫人繼室以其妹自
郡夫人封至魯國追封楚子男四人采伯其長也渠伯故朝奉
大夫通判澧州追封太保祁國公槩伯故朝奉大夫通判漳州
彙伯故朝奉大夫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女四人長適故登

仕郎李迥次適故中奉大夫守左司諫兼侍講張次賢次適朝
請郎通判婺州黃準次一人在室孫男十六人奕脩朝散郎淮
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奕楸承直郎監淮安州五祐鹽場奕昌和
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奕禮朝請郎行大理少卿
奕巽朝奉郎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奕恭通直郎知南康軍都
昌縣丞奕中通直郎奕儉承直郎新監兩浙轉運司臨安府造
船場奕容承直郎新監嘉興府新城戶部犒賞酒庫奕正宣教
郎奕善文林郎新監建寧府合同場奕良儒林郎奕信通仕郎
奕明奕進並承信郎孫女十一人長適從事郎新南劍州軍事
判官吳楹次適脩職郎紹興府諸暨縣丞宋燠次適通直郎添
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次慧性賜紫圓照大師次適
脩職郎新溫州瑞安縣尉黃元貺餘未行曾孫男八人在學業
進士堂真暨承務郎曾孫女五人長許嫁宣教郎吳潔餘尚
幼其葬實開禧元年追王紹定五年誌而銘之端平之初元也

銘曰

鉅宋中興

德進朝尊

世有躋人

祔國擎天

不顯阜陵

籲俊登賢

豐水有芑

貽謀子孫

堂、謝公

有德有言

衆鳳來儀

一鷄孤鶩

翊光相寧

橐籥乾坤

位無濫官

官無倖恩

有臣舞榭

佻起兵端

公排其奸

慮我本根

兵出騷邊

權奸喪元

明拒保身

禮儀不愆

法彼先覺

祚其後昆

以茂以蕃

以王其門

翠山之原

斯文永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贈太傅諡文正朱齋謝

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

學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朱希周撰

昔在

孝宗皇帝臨御之日任賢使能得人為盛而其大者尤在乎論
相既慎擇其人則用之必專且久俾究厥施所以輔成雍

熙泰和之治於是乎賴蓋其久於相位以遺

武宗則有少師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少傅餘姚謝公迨

武宗之世三公既皆先後去位至於復相

今上者則惟謝公焉宿德重望黃髮立朝巋然為國之大老暨

其奉身而退始終一節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今不可

作矣公子正不既免喪之官道過吳中乃持禮部郎中倪

君宗正所為狀屬希周墓銘自惟淺陋何足以發揚公之

德業顧辱居門弟子之末義不敢辭謹按謝之先本河南

陽夏人自晉太傅安僑寓會稽子孫因家焉厥後徙台之

臨海有諱深甫者為宋丞相謚曰惠正至長二處士始再

徙餘姚又五世而至公之高祖諱見賢曾祖諱原廣祖諱

瑩為福建布政司都事當劇盜鄧茂七之亂嘗活脇從萬

餘人聞入德之考諱恩號簡菴以明經博學有聞自曾祖

及祖考皆贈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曾祖妣嚴祖妣余妣鄒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遷字于喬號

木齋自幼警悟不凡八歲工屬對有故舊人語聞者大奇之

年十二簡菴授以禮記即能作經義自是學日進及長郡
守欲辟為從事懇辭不就守嘉其志白于提學補邑庠生
厥後凡考校輒居首成化甲午年二十六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第三丘文莊公時主試甚加稱賞
廷試擢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益肆力於學為館閣
推重一時名公鉅卿咸以台輔期之辛丑同考會試癸卯
秩滿進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復為會試同考時

孝宗毓德春宮

憲廟為慎簡宮僚公遂選侍講讀乙巳充經筵講官公每將進
講必焚香設案置講章其上預為演習如在 上前務積
誠意以感悟 聖心及當講敷陳明暢無少凝滯
上及皇太子皆傾聽焉丁未

孝宗即位以舊學恩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從四
品俸弘治戊申初開經筵仍命充講官兼日侍講讀時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已酉乞告省親 上方勤聽講不允公乃遣子迎養
簡菴公以來春至京迄冬思歸公復懇乞送父還且省母
上嘉其孝誠許之有金綺寶鏐之賜且

詔馳驛往趣令速來辛亥還朝

憲廟實錄成以纂修功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加從三品俸俄丁母鄒夫人憂癸丑丁簡菴公憂時簡菴
及鄒夫人僅封五品

特賜祭葬實異數也乙卯

內閣員缺公與長沙李公特膺簡擢

召命至家服猶未闋既終制乃入

朝乞辭重任以仍舊職不允

優詔敦勉莅事復進詹事兼職如故丙辰主考會試時

日講少間公以為言

上嘉納之是歲

賜二品服丁巳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官尋

賜犀帶戊午東宮出閣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

清寧宮災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且引咎乞避位不允己未
賜一品服壬戌 賜玉帶癸亥 賜蟒衣實出常格大明會

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武岡寇平
賜俘獲人口甲子以災異數見乞避位者再且舉吳文定王
文恪二公以自代

優詔慰留之公自入 內閣獻替甚多若勤政保治節用恤
民等疏不一而足



